身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二号人物，吉拉斯无疑是他所说的“新阶级”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在这些人中，吉拉斯是仅有的少数，坚持为人类的自由与进步而奋斗，不顾已获的巨大利益，保有人类的可贵品质——诚实与良知。吉拉斯没有一流学者的诸般条件，却对其研究的对象有着最直接的经验，理论未必完备，观察与见解则足够深刻。知识分子不需要预备解决方案才能对荒谬与错误提出批评，就真理发表自己的疑问，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权力（当然是在健康的社会）。试看下面这些文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长眠的民智仍未醒来，这些不是什么理论上的创见，单单是对现象的描述，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 科学逐渐让位于宣传，结果则宣传逐渐以科学的姿态出现。
* 由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建立，马克思的辩证观与唯物论只剩了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并且不过是用以巩固权力，维护暴虐并侵害人类的良知。
* 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 为主人供应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代表本是奴隶不可避免地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剥削和统治阶级就从被剥削的阶级中产生了。
* 新阶级已经建立······它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民宣扬了。所剩下来的事，只是它为它自身辩护而已。
* 当今发生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切与马克思很少有关。
* 领导集团是言行不符的，他们的全部行动就在于巩固其财产所有权和政治地位而已。
*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人民控制得最全面的一个阶级。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最缺乏真知灼见的阶级，它的观点是假的，靠不住的。
* 当这个新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时——这一天是必然要到来的——人类对于它的逝去将比对以往其他阶级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
* 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一种专由党的领导人来解释的理论。
* 共产主义政权是政府和人民间一种潜在的内战形式。
* 愈往上去，法治就愈变成装饰品。
* 其实马克思的学说不只成为俄国革命的理想基础，而且还成为苏联领袖们后来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护身符。
* 共产党领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往往与他们自己的教条相反，那就是说，只从个人的观点出发。
*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这个论点是所有共产党人都不得不采取的立场，这就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领域的专制。
* 他们抬高了侏儒，毁掉了伟大人物，特别是与他们同时代的伟大人物。
* 在革命前夕与革命期间，共产党人打算牺牲与受苦的英勇行径是世上少有的。可是，在取得政权之后，他们竟一变而为庸庸碌碌的无耻之徒与干枯公式的捍卫者，却也是史无前例的。
* 有史以来，还没有过一个理想的目的是用非理想的、不人道的手段达成的，正如历史上没有一个自由社会是由奴隶造成的一样。
* 加入必须要用目的来替手段开脱罪恶，那么一定是这目的在实质上有卑鄙的地方。
* 权力成为当代共产主义彻头彻尾的化身。
* 无论如何，现实总要变的，并且将依照其向来行进和继续行进的方向走向更多的统一、进步与自由。现实的力量与生命的力量比任何暴力都更为强大，比任何理论都更为真实。

“批判的武器替代不了武器的批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无疑是充分正确的。封建制度、农奴制的黑暗与落后已昭然若揭之时，“主人”们不会主动放弃手中握有的权益，奴隶们既无组织更无思想去反抗（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敌人”的观点如此偏激的部分原因）。而更为悲惨的是，越是落后，越是容易以进步的名义从一种灾难来到另一种灾难，“新阶级”正是这样诞生的。吉拉斯的“新阶级”的理论，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可以比作拿着所谓“马克思主义”所用的矛（阶级分析等），来攻其盾，充满着关于“人间天国”的讽刺。在近一个甲子之后，人类的认知有多少的增进，只有天知道。